

邁向和平與裁軍的新世紀—— 以人為本的世界

池田大作
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世界正面臨著不斷加劇的全球性挑戰，這些之前難以想像的危機已成現實。

全球過去四年的平均溫度是歷年最高的 [1]，惡劣的天氣所造成的影響處處可見，氣候變化的問題特別令人擔憂。

難民問題也依舊令人深切關注，全世界因戰爭等因素而被迫流離失所者高達6850萬人。 [2]

此外，貿易糾紛問題也籠罩著整個社會。在去年聯合國大會的一般性辯論中，許多國家首腦紛紛對近期貿易發展的趨向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表示擔憂。與此同時，聯合國呼籲各國對裁軍採取緊急行動。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去年5月就這個問題發佈了裁軍議程——一份針對裁軍種種議題的全面報告。

他指出，全球軍費開支達1.7萬億美元，創下了自柏林牆倒塌以來的新高 [3]，並警告：「當各國不管其他國家而只顧追求自己國家的安全時，就會製造出威脅所有人的全球性不安定局面。」 [4]

他進而強調，軍費開支達到世界人道援助所需金額的約80倍。對於這差距的持續擴大，還有需要的款項沒有被撥到終止貧困、促進健康與教育、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地球等問題上，他深表憂慮。

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以建設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地球社會為目標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將面臨停滯不前的局面。

裁軍是聯合國自成立以來的主要焦點，也是我十分關注的課題，是我在超過三十五年來每年撰寫《和平倡言》的要旨。

身為親身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殘暴的一代，還有身為本著「要從地球上抹去悲慘二字」這信念而奮鬥的第二任創價學會會長戶田城聖（1900—1958）的精神繼承人，為了要根除威脅人類生命和尊嚴的衝突與暴力，我痛感裁軍是絕對不可或缺的。

我們人類具備能超越任何逆境的團結力量，而正是這種力量，使長期以來被認為不可能實現的《禁止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簡稱TPNW）在兩年前被通過。如今推動各國批准該條約以致其生效的行動正逐步向前。

夜越深，黎明越近。把眼前的危機當做創造新歷史的良機，現在正是奮力推進裁軍潮流的重要時機。

在此，我想提出三個主題作為一個架構，以促使裁軍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基石：一、共同的和平社會遠景；二、推進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三、使青年的參與主流化。

共同的遠景

我想探討的第一個主題是世人對於何謂和平的社會需有共同的遠景。

武器對人類的威脅在全世界無所不在，並且不斷上升。

管制國際間買賣小武器、作戰坦克、導彈等常規武器的《武器貿易條約》於2014年生效，但因武器出口大國不是締約國，無法防止武器在武裝衝突地區擴散。此外，還有一些國家一再使用化學武器等非人道的武器。

而且，武器的現代化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問題。使用無人機進行攻擊，波及平民，這使遵守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問題日益受到關注。

核武器問題也出現了緊張形勢。去年10月，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宣佈，美國將退出與俄羅斯簽訂的《蘇聯和美國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儘管至今兩國之間就遵守該條約的意見一直存在分歧，但美國一旦退出，該條約破裂，則有可能也引發其他有核武器國的核軍備競賽重燃的危機。這讓我更深刻地體會到古特雷斯秘書長在裁軍議程序文中的警告：「冷戰時代的緊張局面已經捲土重來，而現今的世界更為複雜。」^[5]

為何歷史以這樣的形勢在二十一世紀重演？

這令我想起著名物理學家兼哲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希·馮·魏茨澤克（1912—2007）的至理名言。魏茨澤克博士一生致力於謀求世界和平，這是我和他的兒子——羅馬俱樂部名譽會長恩斯特·烏爾利希·馮·魏茨澤克在對話中討論的話題之一。

蘇格拉底的「產婆術」

蘇格拉底（約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自稱智慧的助產士，幫助他人產生智慧，確立自己思想中的真理。蘇格拉底的這個方法稱為「產婆術」，出現在柏拉圖的《泰阿泰德篇》。通過對話和提出問題，「產婆術」能激發批判性思維，使人對普遍性的看法產生疑惑。在《泰阿泰德篇》中，蘇格拉底闡述母親身為助產士的工作和產生真理的過程的相似之處，兩者同樣包括生產的痛苦。助產士的角色是協助引產或幫忙減輕分娩的疼痛，使婦人能順利產子，而蘇格拉底的角色是鍛煉對話者的心智，幫助他形成觀念。

魏茨澤克博士指出，從冷戰結束及柏林牆倒塌的1989年至德國實現統一的1990年，「世界情勢在這一時期，整體而言，幾乎無甚變化。」^[6] 魏茨澤克博士在東西分隔的德國度過大半生，他不止一次地強調，推動冷戰走向終結的動向，深富歷史性意義。因此，這番話出人意料，使人聯想起蘇格拉底曾自稱真理的助產士。

反思當時的政治和軍事情況，魏茨澤克博士斷言：「為了克服戰爭體制所做的努力，尚未達到改變其精神根源的地步。」^[7] 換言之，他認為即便在冷戰結束後，世人在克服制度化的戰爭（不同族群為爭奪霸權而反復進行軍事鬥爭）方面仍未取得任何重大的突破。他進而警告：「就算是今天，也難保不斷出現的新型武器不會引發

戰爭。」^[8] 這警告完全適用於當前的世界局勢，令人不得不佩服魏茨澤克博士的洞察力。

和平與裁軍問題自冷戰時期以來，一直未能解決。雖然依舊是嚴峻的挑戰，也確實是一大難題（*aporia*），但還是能看到一線希望的曙光。就裁軍談判而言，它不再只是從國際政治或安全保障方面來進行，人道主義的觀點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諸如禁止使用地雷、集束炸彈、核武器等非人道武器的條約相繼被通過。乘著制訂國際法時納入人道主義觀點的這個新歷史潮流，世界所有國家都必須開始一起合作，共同努力在裁軍方面取得重大的進展。

為此，值得對魏茨澤克博士視之為阻礙裁軍進展的「缺乏和平是一種心靈上的疾病」（*Friedlosigkeit als seelische Krankheit*）的理念進行探究。魏茨澤克博士將阻礙和平的種種問題比作令所有人遭受痛苦的病，指出任何國家或任何人都不能當作與己無關，對此誰都沒有免疫力。

他認為，人是沒有固定性質的生物^[9]，不能將人區分為善或惡的存在。他故此強調，不能把缺乏和平視為外在的，是愚蠢或惡的結果^[10]，而是「看清它是一種病

的現象。」^[11] 他也指出，要克服缺乏和平的病理，不能靠說教或譴責，而是「需要另一種稱為治療的方法。」^[12] 「我們先要認識到本身有這種病，進而接受他人和自己都是病人的這一現實，若非如此，又怎能對症下藥，將病治癒呢？」^[13]

我相信正是因為魏茨澤克博士有此意識，才會在當年英國繼美蘇之後也參與核軍備競賽的時候，採取獨特的立場。以魏茨澤克博士為中心，在1957年和其他科學家們聯合起草的《哥廷根宣言》，反映了德國在世界上的立場，其中有如下一節：「我們相信，（西德）能促進世界和平，以及捍衛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自行放棄擁有所有種類的核武器。」^[14] 與其說這段話是針對持續核軍備競賽的有核武器國，不如說是起草人各自的國家應對核武器問題採取的立場。該宣言的起草人也強調，身為科學家，正因為要對自己從事的工作可能引起的後果負起職業責任，所以對所有的政治問題不能保持沉默。^[15]

發表《哥廷根宣言》的同一年，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基於信仰佛法者的信念，發表了《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戶田會長肯定當時正日益高漲的反對核試驗行動的重要性，但指出要從根本解決問題，必須改變核武器帶來安全保障這種錯誤的思想。他說：「我最想做的是把隱藏在其（核武器）背後的魔爪摘除掉。」^[16]

戶田會長這一宣言的立足點在於任何人都不能威脅世界民眾共有的生存權利。核武器被奉為為了國家安危必要的存在，而宣言則讓人注目到生命尊嚴對全人類而言至關重要。

我繼承戶田會長的信念，在推進廢除核武器的進程中，一直主張若要真正為核武器時代畫上句號，就要認清我們真正的敵人是誰。其實，它既不是核武器本身，也不是儲備或研製核武器的國家，而是為了一己的欲望，甚至把對方毀滅也在所不惜的思想。正是這種思想使核武器持續存在。

在戶田會長《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發表一年後的1958年9月，我寫了一篇「出火宅之道」的文章，在其中引用了《法華經》中三車火宅的譬喻。這個譬喻描述有一富翁的家突然失火。由於房子寬闊，在屋內的孩子們完全不知危險，也不感到驚慌。於是富翁想出了一個讓孩子們自動離開著火的房子的辦法，終於孩子們平安地逃了出來。我藉由這個譬喻強調，使用原子彈、氫彈即等於地球的自殺、全人類的集體自我毀滅。由於核武器對所有國家的人民構成嚴重威脅，我們必須一起尋找一個方法，逃離這被史無前例的危險所籠罩的「火宅」。正如這譬喻所象徵，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將所有的人救出險境。

因此，我對於古特雷斯秘書長在裁軍議程中所提出的：「為保護人類裁軍、為保護生命裁軍、為未來安全裁軍」^[17] 深表贊同。這三個新的視角超越以往的安全論調。

那麼，要克服這種為一己之目的而不擇手段、不顧任何犧牲的缺乏和平病理，加速挽救全人類性命的裁軍進程，究竟需要什麼？我想在此分享佛法的觀點。佛法重視對症下藥，相信對如何應付這個挑戰會有所啟示。

佛典中有一個故事，講述釋迦牟尼（釋尊）在世時，有個名叫央掘魔羅的人。此人殺人不眨眼，人人對他深懷恐懼。某日，央掘魔羅見到釋尊，想要取其性命。可是儘管他使勁地追，卻始終趕不上釋尊。最後他氣急敗壞地停下來，向釋尊大喊：「停下來！」釋尊隨即應道：「央掘魔羅，我已經停下來了。需停下來的人是你。」

央掘魔羅不解地問釋尊：「我都已經停下來了，為何還叫我停止？」釋尊於是解釋自己要央掘魔羅停下的不是他的雙腳，而是他殺人不眨眼的行為和心中的惡意。釋尊的話深深撼動了央掘魔羅，他決心消滅自己的害人之心，從此不再作惡。他當下扔掉手中的武器，懇求釋尊收他為弟子。自此之後，他對自己過去的罪行深表懺悔，並以贖罪的心情認真致力於佛道修行。

央掘魔羅的故事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話說某日他在城裡托鉢化緣時，遇到一婦人難產。當時四下無人，央掘魔羅覺得自己無能為力，便轉身離去。然而，他一直惦記著婦人痛苦的樣子，於是向釋尊報告了這件事。釋尊要他馬上回到該婦人身邊，對她說：「我有生以來，不曾故意殺生，我以這誠實的話語，願你平安產子。」

央掘魔羅明知自己至今為止幹盡惡事，不解釋尊的本意。釋尊進一步解釋，央掘魔羅通過深刻反省與勤力修行，已不再有害人之心。於是，釋尊再次叫央掘魔羅到婦人跟前如此說：「我自聖道出家以來，不曾故意殺生。我以這誠實的話語，願你平安產子。」明白到釋尊的大慈大悲，央掘魔羅馬上趕到婦人身邊對她講了這段話。婦人聽罷，恢復平靜，順利產下孩子。

通過這兩件事，釋尊究竟希望央掘魔羅覺悟到什麼？釋尊先是讓他認清長年支配著他的害人之心，然後引導他挽救該母子的性命，使他成為決心救助他人的人。

當然，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人的內在變革，至於時代與文化背景也跟我們截然不同，但我相信它不僅是強調終止惡行，其目的更在於挽救生命。因此，仍然跟我們的時代相關，能治療社會病態，使社會徹底產生變革。

日內瓦公約

《日內瓦公約》包括一系列國際公約，為國際人道主義法奠定了基礎。日內瓦第一公約起源於1864年，是社會活動家亨利·杜南（1827-1910）的倡議，明確了戰時囚犯的基本權利，並為受傷者和平民提供了保護。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9年8月12日在日內瓦的一次外交會議上通過了四項公約：（1）《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2）《改善海上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及遇船難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3）《關於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和（4）《關於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1977年通過了兩個附加議定書。

七十年前（1949年）通過的《日內瓦公約》（以下簡稱為《公約》）為國際人道主義法確立了各種重要原則，而起草《公約》的初衷，我覺得與上述央掘魔羅的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

《公約》要求設置保護兒童、孕婦、老人和病人的安全地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已開始籌備的工作。戰後，參與外交會議的各國，在通過《公約》時作出如下的聲明：「……懇切希望各國政府在將來無需實施這些保護戰爭受害者的《公約》（Geneva Conven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War Victims），同時亦殷切希望無論是強國或小國，總能通過國家間的相互理解與合作，友好地解決糾紛……。」^[18]

《公約》的草擬者們不僅僅是在告誡各國不要違反《公約》，他們更加希望能避免人們經歷巨大痛苦，喪失性命，希望《公約》不會被實施。正因為參與外交會議的各國代表深刻地體驗過戰爭的殘酷和悲慘，所以《公約》體現了強大的決心。《公約》為之後的國際人道主義法奠定了基礎。

我要強調，假如不經常回顧此《公約》的精神原點，就會誤以為只要不公然抵觸此《公約》，任何行動都可以被正當化。

尤其現在，利用人工智能開發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統（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簡稱LAWS）正在迅速發展，可以預見將來甚至會發生無人直接控制的戰爭。如果不正視這個課題，於《公約》中體現的國際人道主義法的精神將無法完全發揮其作用。

因此，比起以往任何時候，如今更須加倍努力克服缺乏和平的病理。為此，重要的是眾人對此病理有共同的認識，聯手尋找治療方法。換言之，我們必須展望同一個和平社會遠景。我相信，像TPNW這樣的國際裁軍法能讓和平的遠景更明確，TPNW起著帶頭的作用。

TPNW是不單只涉及裁軍和人道主義保護的國際法。創造「國際人道主義法」一詞的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前副主席讓·皮克泰（1914—2002）。他強調，這詞背後的含義是國際法轉向關注道德、尤其是人道主義的方向。^[19] TPNW展現了以原爆倖存者為首的眾多民眾不讓核武器悲劇重演的決心，出自同一個國際法的「系譜」。

國際混合法

國際混合法是一種通過跨學科的角度來處理問題的方法，這種方法考慮到問題的相互聯繫的性質，而這些問題可能無法從單一法律領域得到充分解決。自2007年以來，國際混合法已發展為從三個角度來應對氣候變化：環境，人權和難民法或移民法，表明了這些不同角度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且如果沒有對人權或移民方面產生重大的直接或次要影響，就無法解決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國際混合法說明了圍繞氣候變化的因果關係錯綜複雜，並重新界定了各國採取全面應對措施的責任。

TPNW也符合近期備受矚目、新興的「國際混合法」（international hybrid law）概念。「國際混合法」是一套法律研究方法，談到在應對氣候變化時不能忽視人權和被迫流離失所等問題。這個概念促使人們改變傳統上對於法律種類的思考方式。就此而言，TPNW這份法律文書肯定我們當今所面對的全球課題的關聯性，且將它們一併置於最大的保護傘之下。

條約明確地指出，雖然是關乎國家主權的安全問題，但也不能無視環境、社會經濟發展、全球經濟、糧食安全、今世後代的健康、人權、性別平等課題。忽略上述任何一個課題，就不能確保真正的國家安全。不以這共識為基礎，在談判核裁軍的時候，就會繼續專注於各方核武器保有數的平衡與否等問題，更難走出軍備管理的狹隘範疇。

在這層意義上，TPNW不僅能打破核裁軍長年停滯的僵局，甚至，通過擴大TPNW的支援網路，能大大推進如下的目標：一、基於尊重彼此的尊嚴，實現人人皆享有人權的世界；二、創造以自他幸福與安全為中心的人道世界；三、建設共同分擔對環境與後代的責任、和平共處的世界。我相信這能是TPNW對歷史的最大貢獻。

在這層意義上，TPNW不僅能打破核裁軍長年停滯的僵局，甚至，通過擴大TPNW的支援網路，能大大推進如下的目標：一、基於尊重彼此的尊嚴，實現人人皆享有人權的世界；二、創造以自他幸福與安全為中心的人道世界；三、建設共同分擔對環境與後代的責任、和平共處的世界。我相信這能是TPNW對歷史的最大貢獻。

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

我想討論的第二個有助於推進裁軍進程的主題，是有必要共同推進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

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著眼於守護面臨最嚴重的威脅和挑戰的人們。去年8月舉行的聯合國新聞部 [\[20\]](#) / 非政府組織會議的成果文件也強調了其重要性。

雖然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最初提出時，是為了促進SDGs的達成，但我認為它也能成為將擴軍的潮流扭轉為裁軍潮流的動力。正如古特雷斯秘書長在發佈裁軍議程時警告，世界的軍費支出有增無減，而對解決人道危機所需的支援卻不足。每年，受自然災害影響的人數平均超過2億。[\[21\]](#) 另外，饑餓問題也非常嚴重。在2017年就有8億2100萬人處於饑餓狀態，還有近1億5100萬五歲以下的兒童由於營養不足而發育不良。[\[22\]](#) 這些事實迫使我們思考國家安全政策真正的意義和目的。

在此，我認為值得引述聯合國大學（位於日本）前校長漢斯·范京克爾對人類安全的本質與目的的看法。范京克爾前校長承認安全問題看似錯綜複雜，但指出如果從每個人的角度來看世界，人們所受到的威脅，或者不安源自何處，顯而易見。

他說：「對於世界大部分的人來說，傳統的安全保障顯然並未提供個人充分的安全感。……在決定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的過程中，將高級政治視為優先於疾病、饑餓、文盲等的態度和制度司空見慣。由於過於習慣這種情況，許多人已認為『安全』等同『國家安全』。」^[23]

范京克爾前校長在此點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相較於安全問題，國家在應對個人的生活和生計所受到的威脅時似乎少了迫切感，以致許多人無法有實質上的安全感。

范京克爾前校長在另一次講演中如此描述極度貧困的人們的處境：「天天的生存——是的，是天天，有時甚至是一小時一小時的生存都難保，又怎能感受到生活的樂趣和意義？又怎能過有尊嚴的生活？連能否活到明天都大有問題，又怎能預計未來會如何，跟他人建立關係呢？」^[24]

這清楚說明，在傳統的安全觀念下被忽略的人們所遭受的深刻痛苦。他們不僅是為貧困或不平等對待所苦的人，其中還包括因戰爭或災難被迫離開家鄉四處避難的人。

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必須以努力建構一個人人都能享有充分的安全感、對未來抱有希望的世界為基礎。這個挑戰無需從零開始。面對各種嚴重問題的非洲，就已經開始積極地採取行動。2002年非洲聯盟的成立是一個契機。

在摸索如何更有效地協力應付人道危機中，《非洲聯盟保護和援助非洲境內流離失所者公約》（《坎帕拉公約》）於2012年生效。這是其他地方從未有過的開創性公約，旨在讓整個區域一同肩負保護境內流離失所者的任務。

此外，非洲國家在支援難民方面也有顯著的例子。例如烏干達，不但接收了從南蘇丹等處於戰亂中的國家逃來的110萬難民^[25]，還賦予他們行動自由和就業機會，給他們分配耕地，甚至讓他們在當地接受教育和享有醫療福利。許多烏干達人都親身體驗過戰爭的痛苦，經歷過難民的生活，這些慘痛的記憶使他們願意支持難民政策。

坦桑尼亞也有令人矚目的類似例子。坦桑尼亞目前收容了從周邊國家避難而來的30萬以上的難民。^[26] 其中一些難民與當地居民合力種植樹苗。當地人為了木柴而採伐森林，造成環境退化，種植樹苗的計畫是為了應對這個問題而發起的。至今在難民營及其附近地區一共種植了約200萬棵樹。

在非洲大地種下如此多的綠樹，這光景令我想起我的故友旺加里·馬塔伊博士（1940—2011）的信念：植樹能治癒土地，打破貧困循環。她寫道：「樹木是和平與希望的鮮活象徵。」^[27] 對艱苦展開新生活的難民而言，他們所栽種的樹無疑是希望的象徵，充分安全的保證。

我自半個世紀以來，一直主張二十一世紀必定是非洲的世紀。我堅信，最痛苦的人最有獲取幸福的權利。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之旭日現正於非洲升起，為世界帶來巨大希望。

全球難民契約

聯合國大會於2018年12月批准了《全球難民契約》，該契約制定了一個框架，提供更可預測和更公平的國際性方式，應對難民大規模流動的問題。該契約旨在減輕收容國的壓力，提高難民的自力更生能力，讓更多的人可選擇第三國解決方法，並創造條件使難民能夠自願返回原籍國。通過在收容社區投入服務和整備基礎設施，該契約旨在確保以人為本的方法為當地人民和難民帶來直接利益。

現在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所支援的難民約百分之三十生活在非洲國家。^[28] 去年12月，聯合國通過了《全球難民契約》，意味著成員國認識到國家在缺乏支援的情況下收容大量難民所面對的重重困難。國際社會必須攜手加強對難民的援助，同時還要加強對收容國的支援。

令人遺憾的是，就難民問題或貧困問題等，假如沒有親身體驗過其悲慘程度，人們就會覺得這些都與自己國家無關，或這些都不是我們國家的責任。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就是要人們超越國家藩籬，一起設法減輕這些面臨嚴峻威脅或危機的人們的痛苦。

我相信佛法裡成為釋尊出家契機的「四門遊觀」故事，對當今我們所需要的意識轉變會有所啟發。出生在古印度王族的釋尊，有著尊貴的政治地位，豐衣足食，從來不需為寒暑或衣服沾上塵埃露水而煩惱，許多傭人侍候左右。他就是在這樣的環境度過了青年時代。^[29]

然而有一天，釋尊從城門外出時，見到為疾病所苦的人、老態龍鍾的人，以及死在路邊的人。這些光景令他非常震撼，他深刻地意識到包括自己在內，只要是人，就無法避免生老病死之苦。而更令他心痛的，是許多人覺得生老病死之苦與現在的自己毫無關係，而嫌棄、疏遠正在受苦的人。

過後釋尊回顧當時的情況，如此描述人的這種心理：「愚蠢的凡夫，雖然他們自己會衰老，也不能避免衰老，卻在看見他人衰老的時候沉思苦想，煩惱，覺得羞恥厭惡，而忽視了這也是自己的事。」^[30]

釋尊這番話不只關乎「老」的痛苦，也包括「病」和「死」的痛苦。認為他人的痛苦與己無關，甚至感到嫌惡——釋尊告誡：人的這種心態是年輕人的傲慢、健康的人的傲慢、活人的傲慢。若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論，就會清楚瞭解傲慢所產生的冷漠、缺乏關心如何加深、加重他人的痛苦。

任何時代都有機會讓這種態度蔓延。比如，認為貧困或其它悲慘境遇是個人的命運或過失的宿命論，又或者怎樣使他人痛苦都不認為與己有關，一種否定道德的心態。

針對這樣的心態，釋尊強調，雖然人生的各種苦惱無可避免，但只要充分發掘內在的可能性，即可改變自己的人生。他更指出，對處於困境的人們以同苦心給予支持，能相互鼓勵，有助於不斷擴大安全感與希望。

佛法不僅聚焦於生老病死的煩惱，也著眼於人們在社會中面對各種困難的現實。譬如大乘佛教經典《優婆塞戒經》就鼓勵人們為乾燥的地方掘井、種果樹、建造供應水的渠道，幫助老人、兒童和體弱人士過河，以及溫暖地鼓勵失去家園和親人的人。^[31] 這些話促使我們認識到世上沒有獨自享有的幸福，也沒有唯獨他人承受的不幸，自己可能也會經歷他人所受的苦。因此，我們要謀求自己和他人共同的幸福。這就是佛法的根本精神。

作為一個以信仰為基調的組織，國際創價學會（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簡稱SGI）活動的思想泉源正是與他人同苦的精神，是我們努力應對和平、人權、環境、人道課題等全球性挑戰的原動力。

過去釋尊所洞察的，對於老齡或患病、死亡等認為與自己無關的事感到厭煩，進而冷漠對待痛苦的人的心理，跟如今人們對於忍受著貧困、饑餓、戰爭等痛苦的他人抱事不關己的態度，選擇置之不顧的心理，兩者的性質完全是一樣的。

在考慮這個問題時，我想起先前提到的聯合國新聞部／非政府組織會議的成果文件裡的一節：「我們人民堅決抵制這種將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割裂開來的錯誤選擇」。^[32] 的確，越是追求凡事以自己國家為優先的民族主義，越容易導致仇外心理；經濟利益至上的全球主義越是蔓延，越容易導致弱肉強食的世界。因此我同意，在現在這個時代，所有國家需要以守護面臨嚴重威脅或挑戰的人為中心，為實行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一起來行動。

綜觀過往防衛的歷史，人們往往認為只要把城牆建得堅固就會安全。在現代，人們仍認為只要國家邊境有軍隊守著，即可確保自己的安全。然而，由於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所造成的危害不受國界所限，必須要有一種全新的對應方法。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去年3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各國通過了具開創性、旨在維護與環境相關權益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關於在環境事務方面獲取信息、公眾參與和訴諸司法的區域協定》（《埃斯卡蘇協定》）。這個地區深受颶風及海洋酸化等問題影響。這項協定除了加強區域間的合作，也包括以人為本的政策，比如保護環保活動家，以及要求在作出重要決策之前，先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此外，一些顯著的全球規模行動正在展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兩年前發起「清潔海洋」運動，旨在減少海洋垃圾的主要來源——塑料。目前已有超過50個國家參加這項運動，它們的海岸線連接起來，占了世界總海岸線的百分之六十以上。^[33] 過去，保衛海岸線意即以防守為主的軍事活動，如今已有新的意義——超越國家間的差異，共同保護海洋和生態系統。

回顧歷史，仇外的民族主義，以及利益至上的全球主義皆源自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擴張的帝國主義。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的破壞性衝擊全世界。1903年，創價學會第一任會長牧口常三郎（1871—1944）呼籲各國放棄不惜犧牲他國人民以求自國繁榮的生存競爭，以「人道競爭」取而代之。他將「人道競爭」的本質定義為有意識地進行共同生活，選擇「為他人，對他人有益也對自己有益的方法」。^[34] 我認為現代世界急需轉向這種思維。

共同解決人道主義危機及環境挑戰等問題，結集經驗，有助於培養信賴與安全感，以此緩解缺乏和平的病理所造成的緊張與對立的局面。我們能從中突破目前所面對的激烈軍備競賽難題。

今年9月，2019年氣候峰會將於聯合國總部舉行。這是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在全球邁進的絕佳機會。我強烈呼籲，作為生存在同一地球上的人類，與會者應好好利用這個機會，考慮如何協力維護大家的生命和尊嚴，除了商討如何更有效地應對全球暖化，還希望能促進對安全意識的改觀。

使青年的參與主流化

最後，我想討論的第三個有助於推進裁軍進程的主題就是使青年的參與主流化。如今在聯合國的許多領域中，「青年」成了關鍵詞。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於去年9月啟動的「青年2030：聯合國青年戰略」，其目標是促進世界18億青年自強，並使他們成為促進SDGs的主角。在人權的領域也有類似的動向——世界人權教育方案第四階段將側重於青年。我在去年的倡言中也曾呼籲，希望世界各國能協力使第四階段的活動上軌道。

青年對於裁軍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古特雷斯秘書長在裁軍議程中也強調了這一點。他選擇在瑞士日內瓦大學，而不是如聯合國總部等外交官濟濟一堂的場所發佈裁軍議程，就充分體現了他的期望。他呼籲：「像現場各位學生一樣的年輕人，是改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我希望各位利用自己的力量和關係，來倡導一個沒有核武器、武器受到控制和監管、資源能惠及所有人，為人人創造機會和繁榮的和平世界。」^[35]

除了長年未解決的核武器問題之外，古特雷斯秘書長也向學生們指出由於新科技的發展而可能引發的衝突，將是他們未來所面對的重大威脅。他談到，網路攻擊尤其令人擔憂。網路武器不僅可以用來攻擊軍事目標，還可侵入重要的基礎設施，使社會整體陷入癱瘓，影響眾多市民，帶來嚴重禍害。

這種現代的軍備競賽，在即使沒有發生戰爭的時候，也會威脅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且，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止於對和平及人道課題等的具體威脅，我們也必須考慮到它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對青年的影響。軍備競賽的問題龐大且複雜，令許多人產生無力感，覺得無法改變現實。或許這才是其最根本和嚴重的影響。

魏茨澤克博士最為擔心的就是這個問題，為此他疾呼大家需要克服缺乏和平的病理。他預料，自己主張需在制度上保障和平會受到兩種批評。第一種批評是：「我們不是已經生活在和平的環境裡了嗎？大規模武器正是帶來這種和平的主因。」另一種批評是：「任何時代都有戰爭，今後也會發生。這就是人之常情。」魏茨澤克博士指出，這樣自相矛盾的批評往往出自同一人。這種人一方面堅持自己生活在和平之中，另一方面又認為和平是「不切實際的希望」。支持這些論點的人往往察覺不到它們之間其實自相矛盾。

魏茨澤克博士認為，當人們遇到難以專注的難題時，就會產生想把它從腦子裡排除的心理反應。若想維持心理健康，這種反應有時是必要的。然而，在需要作出關乎存亡的重要判斷時，這絕非上策。他指出，這種態度會妨礙我們認真思考創造和平需要些什麼，應採取什麼行動。^[36]

自魏茨澤克博士做出這個觀察至今已過半個世紀，但如今在有核武器國和依附核武器國裡，還有不少人縱使不積極支持核威懾政策，卻也認為為了維持國家安全，核武器必不可少。只要實際上沒有爆發核戰爭，認為持有大規模武器才能維持和平，不去正視核武器帶來的威脅似乎不成問題。事實上，這種對於核武器問題普遍存在、無可奈何的態度會侵蝕社會根基，對年輕人的未來有負面的影響。

基於核威懾理論的安全策略一旦失敗，爆發核戰爭，將造成敵我雙方喪失無數生命的慘劇。就算沒有發生使用核武器的情形，人們仍被迫面對核武器對他們的生存所造成的不合理威脅，而為了優先保護國防和軍事機密，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上，限制自由或人權的情況仍會繼續存在。再加上無力感的蔓延，社會上恐怕會形成這樣一種氣氛——人們認為只要不直接威脅自己的自由和人權，這些行為可以視而不見。如果缺乏和平病理的負面影響因此越來越大，肩負未來的青年們將失去培養健全性格的環境。

《法華經》蘊含釋尊教導的精髓，佛教僧侶日蓮（1222—1282）基於《法華經》的教義於十三世紀的日本宣揚佛教。他在其所著述的《立正安國論》中指出，社會越來越昏暗的根本原因是人們普遍感到很無能為力。

當時由於災害與戰亂連連，許多日本民眾為此變得冷漠與無奈，社會瀰漫著一種厭世思想，人們不指望憑自己的力量能解決困難，很多人一心只想維持內心的平靜。這種思想和行徑與《法華經》的教義背道而馳。《法華經》指出所有人的生命都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充分發揮這可能性，即能構築一個萬人閃耀著尊嚴之光的社會。《立正安國論》主張人們需積極面對這樣一個挑戰——在連連受到災害打擊的人們心中點燃希望的燈火，推動社會變革，避免戰爭和內戰發生。因此，日蓮強調必須將社會的病根（萬般無奈的心理）根除：「與其千祈萬禱，不如先禁此一凶也。」^[37]他在《立正安國論》中呼籲無論社會如何混濁，也不要灰心，要發揮人內在的力量，成為有影響力的改革先驅，共同面對眼前時代的嚴峻挑戰。

繼承日蓮這精神，從第一任會長牧口和第二任會長戶田的時代至今，創價學會的會員一直將構築致力於使悲慘二字從世界上消失的民眾行動視為我們在社會上的使命。

釋尊對「苦」的理解是佛法思想的起點。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1883—1969）分析釋尊對「苦」的觀點，斷言它並無厭世感。^[38]雅斯貝爾斯也曾探討戰勝無力感的方法。他把個人所面對的，不可逃避的現實稱作「臨界境遇」（Grenzsituation），並指出我們這個存在，當碰到臨界境遇時，只能閉起眼睛回避，但如此一來，不過是封閉了自己內在的可能性而已。^[39]

在此，我覺得重要的是雅斯貝爾斯對臨界境遇的見解——即使是臨界境遇，但對每個人而言，都是具體且特別的情況，也因此能找到突破的途徑。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背負著不同的出身背景，處於不同的環境，而這些限制窄化了我們的生存條件。不過，只要自覺自己的臨界境遇，並下定決心克服它時，就能將獨自的、不能被他人所取代的狹隘境遇轉換成深化自己人生的要素。

雅斯貝爾斯表明，這些臨界境遇永遠沒有客觀的解決方法，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去解決。[\[40\]](#) 正因如此，唯有自己才能採取的、每一次的行動都非常重要。

我從冷戰時代起，就開始為了打開和平與共存之道而行動，對雅斯貝爾斯這個呼籲深感共鳴。1974年，冷戰緊張局勢加劇，我首次訪問了中國和蘇聯。當時我受到批判，被質疑身為宗教家為何要去其意識形態否定宗教的國家。然而，對我而言，正是因為擁有信仰，強烈冀求和平，所以我想奠定友好交流的基礎。我帶著這樣的心意，接受中國日本友好協會和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的邀請，決心珍惜這樣的機會。當時我並沒有一定能確保成功的萬全之計，只是把和每個相遇的人的交流都當做一生一次的邂逅，誠實地對話，逐步製造機會進行教育與文化的交流。

冷戰結束後，我抱著任何一國的人民都不應被孤立的信念，訪問了如當時和美國關係緊張的古巴，以及面對嚴重恐怖主義問題的哥倫比亞等國家。我並不認為自己無能為力而放棄，反倒覺得身為一個宗教家、一介平民，一定有我可行之道。我懷著這個信念走訪各國。在過去三十五年來，我本著同樣的精神，一直就和平與裁軍問題撰寫倡言，為擴展民間社會的團結採取行動。

如今訂立一份禁止核武器的條約這個大目標得以實現，我鑒於自己的經驗，想呼籲世界的青年：你們每個人的生命充滿尊嚴與無限的可能性，儘管國際社會的現實嚴峻，似乎無法改變，無論現在或將來，你們都無需默默承受或屈服於這個現實。

去年6月，我和阿根廷人權活動家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博士向世界的青年發表了聯合呼籲文，我們堅信，人民有能力打造出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

「幾百萬、幾千萬人的生命和尊嚴都面臨著戰爭和武裝衝突的影響，以及饑餓問題、社會暴力和結構性暴力（如歧視）的威脅。為了打破這一困局，我們不但要用雙手去解決，也要敞開自己的胸襟，擴闊人生的視野，為處於窘迫的人們伸出援手。」[\[41\]](#)

正如這段聯合呼籲文的文字所提及的，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簡稱ICAN）是肩負起這個挑戰的典範。ICAN動員年輕一代的熱情和豐富的創意，促使TPNW獲得通過，因此獲得2017年諾貝爾和平獎。

自ICAN成立以來，SGI就一直是其國際夥伴，與其一起行動，我們的活動同樣由青年來推動。2007年，SGI發起「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運動。日本的青年會員率先為實現無核武器的世界請願，收集到512萬人的簽名。意大利的青年會員協助推行「廢核」（Senzatomica）行動，在國內超過70個城市舉辦展覽，提高公眾意識。美國的學生會員為了於2030年廢除核武器的目標建立共識，在全美各地的大學進行「光明的新未來」（Our New Clear Future）對話活動。

作為對聯合國《缺失的和平：關於青年與和平與安全的獨立進展研究》的貢獻，SGI於去年向聯合國提出報告，其中包括了上述的一些活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2015年通過第2250號決議，該決議要求秘書長就青年對「和平進程和解決衝突的積極貢獻」進行研究，並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及所有成員國提供研究結果。^[42]《缺失的和平：關於青年與和平與安全的獨立進展研究》因此而生，這份研究報告提及SGI青年會員的貢獻。SGI青年所提出的報告書概述了SGI「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運動，並作了以下分析：「青年們的參與似乎產生了漣漪效應，原本不知情的人士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存在，而已經投入其中的人則更顯活力。」^[43]

喚起人們心中要改變時代的意志，並互相勉勵，讓這樣的意志加以增強——我認為發揮這種共鳴的力量，正是青年的特質。

前方仍有待完成的挑戰——除了令TPNW早日生效，還需要鼓勵有核武器國和依附核武器國參與這個進程，邁向廢除核武器的道路。為此，必須喚起全球民眾的意識，持續取得他們的關心與支持。對此，青年們的踴躍參與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我堅信，青年之間相互啟發的力量，乃是鞏固共同的和平社會遠景及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以至全面達成裁軍目標的關鍵。

「TPNW之友」

接著，我想提出五項具體建議，希望有助於解決與和平及裁軍相關的緊迫課題，以及大幅推進SDGs的進展。

第一項建議關乎使TPNW儘早生效和使參與這個進程的國家增加。TPNW自2017年7月通過以來，至2019年1月為止已有70個國家，亦即三分之一以上的聯合國成員國簽署該條約，20個國家批准。TPNW需得到50個國家的批准才能生效，如今批准國正穩健地增加，速度更勝於《化學武器公約》和《生物武器公約》。

尤其值得矚目的是，包括非TPNW締約國的國家，世界上已有近百分之八十的國家在實施安全政策時，遵守著條約裡所列出的禁止事項。據ICAN夥伴之一，挪威人民援助組織（Norwegian People's Aid）的調查，155個國家遵守以下條約內禁止的事項：發展、試驗、生產、製造、獲得、擁有、儲存、轉讓、接受轉讓、使用、威脅使用、允許安置，安裝或部署核武器、以及協助或接受援助從事條約禁止下的任何活動。^[44]

換言之，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正採取不依附核武器的防衛政策，可說是已經接受了TPNW的核心規範。於此基礎上，我期待批准國的數量有所增加，使條約生效，令禁止核武器的規範真正普遍化。

另一方面，仍然有人擔憂TPNW的存在，可能導致加深《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簡稱《不擴散條約》）體制內的對立。至今，《不擴散條約》為國際核裁軍提供了主要架構。實際上，這兩項條約所指向的最終目標是一致的，TPNW不會削弱《不擴散條約》。反之，TPNW能為其第六條款所規定的「真誠地進行（核裁軍）談判」注入新活力。

在此，我想提議由持有相同想法的國家成立一個組織，深化、拓展在促使TPNW獲得通過的過程中所積累下來的討論，以便使參與條約進程的國家增加。這個組織可稱為「TPNW之友」，效仿旨在使《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簡稱CTBT）生效的CTBT之友。CTBT之友由日本、澳大利亞及荷蘭於2002年成立，自成立以來每兩年一次召開部長級會議，去年的第九屆會議約有70個國家參加。^[45]

附件2所列國家

1996年9月開放供簽署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附件2中列出四十四個國家必須簽署和批准該條約才能生效。其中有36個國家已經簽署和批准。目前，有5個附件2所列國家已經簽署但尚未批准該條約：中國，埃及，伊朗，以色列和美國，另外3個國家——朝鮮，印度和巴基斯坦既未簽署也未批准。

尤其值得矚目的是，至今參加部長級會議的國家包括有核武器國、依附核武器國及無核武器國，而且不論是否簽署或批准了該條約，各國都積極參與討論。一些國家在出席了這些部長級會議之後，批准了CTBT。另有一些國家則是先批准條約而後參加部長級會議，並且呼籲其他附件2所列國家早日批准條約。

美國雖尚未批准CTBT，但時任國務卿約翰·克里和前國防部長威廉·佩里都曾出席這些部長級會議。佩里部長當時談到讓他感受到核戰爭危險性的一些往事，包括在1970年代曾發生的蘇聯發射洲際彈道導彈的錯誤警報。

險性的一些往事，包括在1970年代曾發生的蘇聯發射洲際彈道導彈的錯誤警報。

上述CTBT之友部長級會議的效應讓我們看到，一個有類似宗旨、聚焦於TPNW的組織，將能為各國提供一個超越條約立場的持續對話平台。

同時我強力呼籲日本加入並積極參與這樣的組織。我一直強調，由於日本是戰時唯一受原子彈轟炸的國家，所以應該積極支持並批准TPNW。既然日本在CTBT之友中擔任要角，就應該身先士卒協助成立「TPNW之友」，並鼓勵其他依附核武器國家參與對話，同時努力促進本國加入TPNW。

TPNW規定須在生效日起的一年內召開第一次締約國會議。我認為應在這會議之前成立「TPNW之友」，因為事先創立一個所有國家能對話的平台，對解決分歧將大有助益。既然日本表明有意要成為有核武器國與無核武器國之間的橋樑，就應率先採取行動促進這類對話。

在TPNW的談判進入最後階段時，日本宣佈成立「促進核裁軍實質性進展的賢人會議」（Group of Eminent Persons for Substantive Advancement of Nuclear Disarmament）。該組織最近根據有核武器國、依附核武器國及無核武器國的專家們的討論，發表了如下提議：「不可任由核裁軍問題停滯不前……國際社會必須儘快著手縮小、並最終化解分歧……各方即便見解不同，也能協力減少核危險。」^[46]

日本應認真看待促進核裁軍實質性進展的賢人會議提出的這一見解，與如自願主辦第一屆締約國會議的奧地利等國家一起合作，支持「TPNW之友」的活動。希望這個組織能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AN、和平市長會議等促使TPNW通過的組織一起，積極創造有核武器國與無核武器國之間的對話機會。

民間社會已開始了新倡議，為TPNW爭取更多支持。例如，ICAN就在去年11月展開一項新活動——「號召城市活動」（Cities Appeal）。美國與英國的城市（兩者都是有核武器國），還有加拿大、澳大利亞及西班牙的城市（三者皆是依附核武器國）已加入活動。ICAN希望通過這項活動，擴大支持TPNW的各地方政府之間的團結，同時讓每一位市民積極參與。通過#ICANSave（我的城市，由我保護）社群媒體行動，人們能夠表達自己的信念——我們有權利居住在不受核武器威脅的世界。由世界163國的7701個城市組成的和平市長會議，也在呼籲所有國家儘早參與條約的進程。^[47]

我在去年的倡言裡，提議創建一張顯示支持TPNW的城市的世界地圖。我在文中強調，我們再也不能默默忍受生活在核戰爭隨時可能發生的恐懼中——為了讓整個世界邁向無核化，我們需要清楚地明示這全球人民的普遍訴求。

第二個「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

第二個「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於2007年9月啟動的第一個十年結束後，由SGI於2018年推出。第二個「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呼籲推進《禁止核武器條約》，以期早日生效——得到五十個國家批准。這項由SGI主導的行動與各種國際反核武器團體合作，致力於提高意識以及和平與裁軍教育。SGI全球性網絡由不同背景的人們組成，並提供一個平台，特別是讓青年可以在實現廢除核武器的目標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想了解更多相關資訊，請參閱以下網站（英文版）：

<https://peoplesdecade2.wixsite.com/nuclear-abolition/about>

去年，SGI推出第二個「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旨在延續第一個十年行動所取得的成果。第一個十年行動於2017年結束，期間TPNW正式獲得通過。第二個十年行動聚焦於擴展全球對TPNW的支持，為邁向無核武器世界鋪路。我們將繼續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們協力向這個目標前進。

第四屆裁軍特別聯大

第二項建議關乎如何大幅推進核裁軍。

2020年是《不擴散條約》生效的五十周年。該條約闡明全面核裁軍的目標、並為此確立談判義務，是TPNW的先驅。現今，《不擴散條約》已有191個締約國，在裁軍方面可稱得上是最具

普遍性的國際法律文書。回顧談判該條約初期，大家擔心只有極少數無核武器國會參加。

當時美蘇兩國由於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痛感核戰爭的恐怖，為了避免有核武器國繼續增加（當時為數5個），提議起草一份條約，卻沒有加入核裁軍的條款。在之後的談判過程中，才加入第六條款——有核武器國就實現全面核裁軍的目標真誠地進行談判的承諾，為的是反映無核武器國的主張。換言之，正因為有核武器國對於阻止核擴散有著強烈的迫切感，而無核武器國信賴其核裁軍的誠意，願意配合，《不擴散條約》的體制才得以成立。

自此以來經過了半個世紀，與冷戰時期的高峰相比，核武器的數量雖有所減少，但如今世上仍有大約1萬4465枚核武器。^[48] 至今，核武器的減少皆由美俄雙邊核裁軍協議促成，而通過多邊協議廢除的核彈頭則沒有一枚。還有，就性能而非數量而言，核武器的現代化即表示擴軍的傾向更為強烈。

這令我想起魏茨澤克博士在1967年7月，即《不擴散條約》的談判開始前的一個演講中所表示的關切。他認為，儘管諸如此類的核裁軍協議多有不足之處，只要能有效施行，就能避免產生新危險，且有助於國家間學習如何一起合作。然而，只要現存的軍備不被廢除，就個別的情況而言，會使現狀停滯不前，連帶固有的、未解決的問題也不會有新的進展。^[49]

古巴導彈危機過後，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1917—1963）作出有核武器國可能增至25個國家的最壞設想，而《不擴散條約》確實防止了這樣的情況。然而，總體來看核裁軍問題時，正如魏茨澤克博士所擔心的，《不擴散條約》的確有使現狀停滯不前，連帶所有未解決的問題也無法獲得突破的傾向。

我們必須牢記，正是因為一再重申在第六條款下，各締約國所需履行的承諾，在冷戰結束後的1995年，《不擴散條約》才得以無限期延長。當年大會的最後文件明確提出，各締約國應決心加以履行《不擴散條約》所規定的核裁軍承諾 [50]，清楚顯示《不擴散條約》的延期並不是無條件的。正因如此，從2000年至2015年間召開的四次審議大會一再要求所有締約國履行第六條款。

不擴散條約締約國2020年審議大會將紀念該條約生效五十周年，希望屆時締約國回歸制定條約時的情況及其初衷，以第六條款所規定的義務為討論焦點，以期突破長年停滯的狀態。

我想在此特別提及北歐國家於去年4月向不擴散條約締約國2020年審議大會籌備委員會提出的聲明。該聲明談到美俄在《蘇聯和美國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的課題上持續對峙，認為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我們必須合力維持並提升《不擴散條約》存在的價值，避免任何削弱條約的舉動。」 [51] 聲明也敦促各國聚焦於團結的因素，呼籲它們關注使用核武器所將帶來的災難性人道主義後果，這是不擴散條約締約國2010年審議大會的與會者共同關切的問題。除了芬蘭和瑞典，發出聲明的國家還包括丹麥、挪威和冰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中的依附核武器國，因此意義重大。

於去年10月召開的北約關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軍備控制、裁軍和防擴散問題的年度會議上，聯合國主管裁軍事務副秘書長和高級代表中滿泉提議，在不擴散條約締約國2020年審議大會開始時，召開一個部長級會議來通過一項政治宣言。我完全贊同，因為這樣的宣言能重申《不擴散條約》使各國團結的因素。

《不擴散條約》的序言強調，為了避免發生核戰爭的危險，必須做出一切努力，以及為了「停止製造核武器、清除其現有全部儲存並從國家武庫中取消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增強各國間的信賴很重要。 [52] 在這部長級會議上，希望與會者能再次確認序言的精神，以及深切關注使用核武器將會帶來的災難性人道主義後果，並以條約生效五十周年為契機，明確地表明為了推進核裁軍所將採取的具體行動。

我也提議，為了清楚顯示核裁軍的潮流，在不擴散條約締約國2020年審議大會的最後文件上，加上成立一個聯合國開放工作組的建議，商討具體措施，減少核

武器在安全理論中的作用。自1945年廣島與長崎被原子彈轟炸以來，核武器從未在戰爭中被使用，而近年來有核武器國、北約成員國等都認識到核武器的軍事作用越來越小。即使是冷戰時期，核戰爭中不會有贏家這點已非常清楚。既然核武器缺乏軍事作用的意識越來越強，還有什麼理由繼續仰仗它以保安全呢？

魏茨澤克博士曾警告，心中希望絕對不要使用核武器，但為了威嚇他人而擁有它，就好比「在懸崖邊跳舞」。^[53] 這情況至今依然不變。雖然對其他國家並無強烈的敵意，核彈頭卻保持高度臨戰狀態，隨時可發射。這意味著我們會一直處在擔心核彈頭被意外引爆的恐懼中。

核威懾理論的不堪一擊及危險性迫使我們不斷忍受不安的煎熬。我之前提到《法華經》中三車火宅的譬喻，現在正是要集體把圍繞「火宅」的火焰撲滅的時候——消除核威懾理論固有的危險性，為此我敦促所有有核武器國優先採取步驟減少核武器在其安全理論中的作用。

解除核彈頭的高度臨戰狀態是極其迫切的事，而準備所需要的時間相對短促，即可進行。這並非無先例可循。1991年，美國總統喬治·H·W·布什（1924—2018）和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合力結束冷戰時曾這麼做。布什總統當時下令解除所有戰略轟炸機、450枚「民兵」II型洲際彈道導彈和10艘搭載潛射彈道導彈的核潛艇的警戒狀態。作為回應，戈爾巴喬夫總統也下令從實戰配備中除去約500枚地面發射導彈和6艘核潛艇。整個過程只花了幾天的時間。

這個先例清楚顯示，解除核武器的高度臨戰狀態只要通過有核武器國所作出的政治決定便可立即實行。可於聯合國開放工作組中進行分階段的討論，有核武器國、依附核武器國、無核武器國都應參與。

與冷戰時期相比，如今人們不會迫切感受到遭受其他國家核攻擊的危險。許多國家最為擔憂的風險是，因意外或人為的錯誤而引起核爆炸。上個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降低核武器系統的戰備狀態的決議，獲得175個國家支持。以如此廣泛的國際支持為基礎，進一步大膽地解除其核武器的高度臨戰狀態，對有核武器國而言將深具意義。採取這種減少核風險的措施（橫向裁軍），還有削減核武器的數量（縱向裁軍），對於履行《不擴散條約》第六條款至關重要。

在此我想提議，繼不擴散條約締約國2020年審議大會後，在2021年召開第四屆專門討論裁軍問題的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簡稱裁軍特別聯大）。在第四屆裁軍特別聯大上，與會者應再次確認多邊核裁軍談判的義務，制定大幅度削減核武器數量及凍結核武器現代化的基本目標。此外，邁向不擴散條約締約國2025年審議大會，與會者也應開始進行多邊核裁軍談判。

當然，要在裁軍問題上取得共識並非易事。事實上，在1978年舉行第一屆裁軍特別聯大時，許多國家都要求核裁軍，但談判卻完全沒有進展。各國對協定草案各持己見，紛紛在有爭議之處畫上括號。若不解決這些問題，就無法達成共識或通過決議。

當時，負責協調各方意見的墨西哥前外交部長阿方索·加西亞·羅夫萊斯（1911—1991）企圖打破僵局，向與會者呼籲：「我向所有的代表們建議，我們在此立下君子協定，這些經過冗長且艱辛的討論之後刪除了括號的文段，不應再加上新的括號，除非是在有特殊意義的情況之下，非加上不可，否則，我恐怕我們會陷入像希臘神話中佩涅洛佩把日間紡織好的布於晚上拆掉那樣的情況。」^[54]

在加西亞·羅夫萊斯（他後來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努力下，所有關於文句的爭議都解決了，括號也去除了，最後文件獲得一致通過。這份文件至今仍被視為討論裁軍問題時的基礎。我希望在第四屆裁軍特別聯大上，各國能誠摯地主動做出妥協，以期在核武器及其他武器的裁軍上達到共識。

我也希望在第四屆裁軍特別聯大上，民間社會的代表們有充分的發言機會。在第一屆裁軍特別聯大上，25個非政府組織和6個研究機構的代表在大會上發言。這是民間社會第一次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意見。

我在第一屆（1978）、第二屆（1982）及第三屆（1988）裁軍特別聯大之際提出了倡言。在第二屆裁軍特別聯大召開時，SGI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辦了「核武器——對現代世界的威脅」展，展出廣島和長崎受原子彈轟炸後的恐怖實況，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間接促進了第二屆裁軍特別聯大發起「世界裁軍運動」。自此，SGI努力不懈地推進裁軍教育。通過舉辦活動，如和第四屆裁軍特別聯大相關的研討會等，我們將繼續傳達民間社會對建設無核武器世界的願望。

禁止致命自主武器系統

我的第三項建議是制定全面禁止LAWS、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LAWS也稱為人工智能武器或殺手機器人。雖然LAWS還沒被部署，但一些國家已經在進行開發。國際社會越來越擔心，一旦有任何國家將LAWS用於軍事用途，所造成的衝擊將等同核武器的誕生，全球安全環境將大大地改變。LAWS所構成的威脅之一，在於其可以在無直接人力干預的情況下，發動一場戰爭，降低了軍事行動的門檻，恐怕會顯著削弱國際人道主義法。

我們也需考慮LAWS特有的問題。正如聯合國的裁軍議程指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無人操控的情況下所使用的V1飛行炸彈，到至今仍在全球各地埋藏著的殺傷人員地雷等，世界一直在研發、使用了各式無人操作的自動化武器。裁軍議程關注的是，LAWS構成的危險屬於截然不同的層次——由於靠人工智能操作，其行動可能會變得無法預期或解釋。^[55]

2014年，一場非正式專家會議於聯合國舉行，討論與管制LAWS相關的問題。LAWS的危險性也是我與知名和平學者凱文·克萊門茨（Kevin Clements）博士討論的話題之一。我當時指出，這些機器人武器只要收到攻擊的指示，便會毫不遲疑，完全不受良心譴責地自動進行連續攻擊。從人道主義觀點來看，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也重申，在如此暴行發生之前，急需全面取締這類武器，並制定一個框架禁止其被研發或部署。

克萊門茨博士談到由非政府組織推進，國際性的阻止殺手機器人運動（Campaign to Stop Killer Robots），強調增強各行動主體之間的合作極為重要，包括聯合國、外交人員及民間社會。^[56] 在去年4月召開的政府專家組會議上，大部分參與的國家都同意人類保留對武器系統的控制權很重要，26個國家的代表要求全面禁止LAWS。^[57] 因此，我敦促國際社會及早就制定一個禁止LAWS的條約召開會議進行磋商，以回應聯合國的裁軍議程所提出的警告及上述專家會議所提出的憂慮。

去年2月，日本政府宣佈無意開發完全自主武器系統。去年9月，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決議，呼籲歐盟成員國開始商談一個禁止LAWS、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於民間社會，阻止殺手機器人運動的成員數已增至51個國家的89個非政府組織。^[58]

SGI聲明

SGI於2018年10月17日致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裁軍與國際安全）提交了聲明。該聲明呼籲世界各國政府支持《禁止核武器條約》早日生效，鼓勵尚未支持該條約的政府表明他們可以實施的具體項目。聲明也強調裁軍教育的重要性，形容為裁軍所付出的努力為消除一切形式的不公正和偏狹現象的努力。

全文請參閱：

<https://www.sgi.org/cht/resources/ngo-resources/peace-disarmament/statements/unga-first-committee-sgi-statement-2018.html>

去年10月，SGI代表出席了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裁軍與國際安全）的會議，並提交了兩份聲明。其中一份是由憂慮核武器非人道性後果的宗教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該聲明由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等14個不同宗教背景的團體和相關人士聯署，其內容呼籲TPNW早日生效，以及在多邊論壇中展開討論，商討制定禁止LAWS、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59] 另一份是SGI的公開聲明，強調LAWS所構成的嚴重軍事威脅，並指出使用這種武器「破壞了人類擁有自主權、責任心和尊嚴以及生存權的根本原則。」^[60]

假如LAWS不受管制，或實際上被使用，戰爭的本質將從根本上改變。完全自主武器系統不僅造成實體的距離，也會造成倫理的距離。前者指的是發動攻擊的一方與被攻擊的一方各在不同的地點，使用無人機進行攻擊就已是這種情形。後者指的是意圖攻擊的人完全與實際的戰鬥隔離。

機器人武器系統所構成的軍事威脅固然嚴重，但倫理的距離所產生的影響在某些方面更令人關注。我在思考這個課題時想起德國統一後的第一任總統里夏德·馮·魏茨澤克（1920—2015）所描述的經驗。我在德國統一8個月後的1991年6月，拜訪了魏茨澤克總統。他是著名物理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希·馮·魏茨澤克博士的胞弟。我們當時談到日本和德國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所經歷的封閉社會固有的危險性。

魏茨澤克總統在他的回憶錄中分享了以下的事件。1973年，他以西德議員的身份首次出訪蘇聯時，曾到位於列寧格勒（今為聖彼德堡）的一個紀念公墓。那裡埋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德軍圍剿而身亡的無數人民。當晚出席宴會時，魏茨澤克總統受邀致辭。他坦承自己當時曾作為一名年輕步兵，參加那次的列寧格勒圍城戰。這突如其來的告白令全場寂靜無聲。他繼續說：「我們十分清楚人們在所有戰線上所承受的痛苦、尤其是列寧格勒市。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就是想確保後世絕不需要經歷我們所體驗過的。」^[61] 這坦率的話語，使原本僵硬的氣氛漸漸變得溫暖起來。

如果完全自主武器系統在實際的戰鬥中被使用，過後，敵國之間的成員能召開如此的聚會、發表如魏茨澤克總統那樣的感受嗎？是否有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深感悔恨、對戰爭感到難以忍受，然後作為一個人決心為後代致力於實現和平的餘地？

我也在魏茨澤克總統訪蘇的翌年（1974年9月），到那列寧格勒紀念公墓獻花，並獻上滿懷和平誓願的祈念。訪蘇最後一天，我拜會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1904—1980）時，提到我到墓地獻花。總理回應道，當列寧格勒遭圍剿時，他也在城內。說著沉默片刻，彷彿記起當時的恐怖回憶。從那一刻起，我們開始敞開胸懷暢談。總理指出，要解決世界面臨的課題，首先要摒棄戰爭的念頭。總理坦率地說出他心中的話時，臉上真摯的表情至今難忘。這也讓我體會到當時魏茨澤克總統與俄羅斯人民的心靈交流是何等重要和珍貴。

魏茨澤克總統在回憶錄中記述了他對戰爭的鮮明回憶：「在戰線兩方的所有人主要都擔心自己的性命，可說是敵我雙方差異不大……記得有一晚，列著長隊靜悄悄在行軍時，突然也有一隊人靜悄悄地迎面走來。雖然互相看不清身影，但我們馬上意識到對方就是俄羅斯人。這時雙方保持冷靜非常關鍵，所以我們彼此靜靜地通過，毫髮無損。我們本應互相殘殺，但我們其實更願意彼此擁抱起來。」^[62]

在一個由人工智能控制武器系統的世界，是否會對敵人產生如此複雜的情緒，是否有任何機會讓自己「保持冷靜」，從道德觀點採取人性化的考量，暫緩（即使只是一刻）做出攻擊的決定？

鑒於國際人道主義法所規定的義務——例如戰時保護平民、禁止使用令戰鬥人員受不必要苦痛的武器，以及確保新武器的使用是否違反任何現有國際法，討論限制LAWS的問題當然重要。然而，比這更重要的是，我們絕不能忽視LAWS固有的倫理距離。我們從魏茨澤克總統的追憶中可以看出這一點。雖然在本質上跟核武器有所不同，但使用完全自主機器人武器同樣會為發動攻擊的國家和被攻擊的國家帶來不可挽回的後果。

我因此強烈呼籲各方，即已經要求禁止LAWS的國家、像日本一樣表明不研發這類武器的國家，和加入阻止殺手機器人運動的非政府組織，協力推進全面禁止開發和使用這些系統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使它及早獲得通過。

增強聯合國對於水資源管理的措施

第四項建議關乎聯合國與水相關的SDGs。我想就水資源的保護作出一些提議。

SDGs的目標之一是「人人普遍和公平獲得安全和負擔得起的飲用水」。^[63] 據估計，大約21億人無法獲得乾淨和安全的水，而世界有大約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受到水資源稀缺的影響。^[64] 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和消費方式轉變等因素導致全球對水資源的需求量不斷增長。另一方面，由於未經處理的廢水排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河流，水質正在惡化。此外，氣候變化也加速了水循環，形成乾燥的地區更乾燥，多雨的地區雨水量增加的現象。^[65]

為了應對全球水資源危機，聯合國大會在去年3月推出了「水資源促進可持續發展」國際行動十年2018—2028（簡稱「水行動十年」）。在於聯合國總部舉行的推出儀式上，大會副主席馬哈茂德·塞卡爾指出水資源短缺所造成的不平等：「在這棟大樓裡工作的人當中，沒有誰會喝不到水。我們當中沒有誰會擔心下一口喝進去的水是否會令自己生病。我們當中沒有誰需要為了應付身為人最基本的需求，而冒著令自己的尊嚴或安全受損的風險。這就是我們的現實。然而，世上太多人的現實生活並非如此。」^[66]

事實上，世界上有超過6億人因身邊沒有安全的水源，而要打不受保護的井水，以及汲取湖泊、池塘、河流與溪流等未經處理的地表水。^[67]許多婦女與兒童不得不到很遠的地方去取水，經常需要忍受長時間背著沉重的水瓶等。很多人因為飲用了不衛生的水而生病，每年有很多兒童因此喪命。有鑑於此，確保水源安全不單是貧富差距等的問題。不必再為健康擔心，或為自己搬運水的不必要負擔煩惱，讓人人能活得有尊嚴，這是基本人權的核心問題。無需為生活用水不足煩惱，有安全的水可供飲用——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們往往都是在遇到突然的災害時，才會切身感受到這些的可貴。

有關獲得清潔、安全用水的權利，《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79）及《兒童權利公約》（1989）等國際條約中都有明文規定。還有，在2010年，聯合國大會指出，「享有安全和清潔飲水和衛生設施的權利是一項人權，這項人權對於充分享受生命和所有人權來說必不可少」^[68]，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其所通過的決議中也認定這項權利的重要性。

安全的水源不單是SDGs主要的目標，也是保護人的生命、生活及尊嚴的基礎。為此，我想提議在聯合國設置一個「水資源問題特別代表」的職位，以協調全球為確保水源安全所做出的努力。

聯合國目前並沒有專門致力於水問題的機構，但有一個聯合國水機制，負責協調水與衛生計畫，目前有超過30個國際合作夥伴。我認為，由聯合國秘書長任命的水資源問題特別代表可以和聯合國水機制的成員和夥伴合作，鼓勵成員國之間建立夥伴關係，分享彼此的技術和經驗。

一個具體的方法可以是由水資源問題特別代表匯集各方，定期召開有關「水行動十年」的聯合國會議。聯合國與世界銀行集團召集11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成立了高級別水務小組^[69]，該組也建議這樣的會議應每一年或每兩年舉辦一次。我認為，在處理水資源問題時，應該以我在上半部分談到的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為基礎，定期召開這樣的會議便是其中一個做法。

古特雷斯秘書長談到自己擔任葡萄牙總理期間與西班牙簽訂水資源的公約，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玻利維亞和秘魯等國之間就水資源所展開的合作，指出：「歷史證明，水源問題不是造成糾紛，而是促進合作的催化劑」。^[70]據估計，現今全球有286個跨界河流與湖泊，以及592個跨界含水層^[71]，而大約三分之一的前者存有相關國家之間的合作管理框架。^[72]水資源問題特別代表可以和聯合國水機制的成員和夥伴支援相關國家為其餘的水域商議類似的協議，以確保水資源的可持續性供應和水質的改善。

世界各地淡水供應在未來是否足夠的問題越來越令人擔心。因此，我敦促日本及其他在水再利用及海水淡化領域有豐富知識和先進技術的國家積極做出貢獻。日本支持國際社會解決水與衛生相關的問題，例如整備基礎設施、訓練技術人員，曾為很多國家提供了硬件和知識雙方面的支援，成為許多國家的重要夥伴。

此外，日本多年來與韓國和中國在水資源方面進行技術與資訊交流，自1978年起與韓國舉辦會議，自1985年起與中國舉辦會議。去年三國召開了第三屆日中韓三國水利部長會議，分享彼此的經驗，再次承諾促進更多的交流與合作，以便達成與水相關的SDGs。我期望日本積極應用其經驗來解決東北亞與水有關的問題，以此形成該區域對日本的信賴。我也希望日本和中韓二國攜手，為對水再利用和海水淡化的需求不斷增加的中東和非洲國家提供支持。

今年8月，將會在日本橫濱舉行第七屆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在2013年召開的第五屆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上，日本政府宣佈將繼續提供支援，以確保大約1000萬人能享有安全飲用水，以及培訓1750名工程師。^[73]我希望在今年的會議上，日本能加強這方面的努力，並為非洲國家的水再利用及海水淡化項目擬訂一個整體的計畫。

雖然日本水資源豐富，但是容易遭受各種自然災害。根據《2018年世界風險報告》（WorldRiskReport 2018），日本遭受自然災害襲擊的可能性位居世界第五。^[74]發生災害時尤其能體會到安全飲用水的可貴。單就這一點，日本便應該發揮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精神，率先幫助目前苦於獲得安全水源的國家。

作為民間社會的一員，SGI將舉辦一個以婦女在日常生活中面對水資源問題為焦點的展覽，支持「水行動十年」。據估計，低收入國家的婦女和女孩每年花在汲水的時間多達400億小時。^[75]她們每天為了取水艱苦跋涉，路途中遭遇暴力的風險高，而搬運沉重的水有損健康。倘若她們能從身邊的環境取得安全用水，更多婦女能把時間用來從事其他的工作，更多女孩能上學，如此一來，就能開啟一條女性自強的道路。SGI將透過這個展覽，讓公眾了解這些婦女、女孩們的生活情況，以及她們為了解決各種與水相關的問題所做出的努力。

聯合國促進性別平等和增強婦女權能署介紹了一名塔吉克斯坦婦女，不辭勞苦地將乾淨的水引進村子的經歷。丈夫去世之後，她獨自一人撫養五個孩子，每天還要走幾個小時到河邊去打水。村裡的人因長年得不到乾淨的水，已經不再期望情況會有所改變，她卻和其他婦女組成一個小組，決定自己解決問題。她們得到數個非政府組織的支援，動員全村人裝置了14公里長的水管，成功把乾淨的水引入村子，為超過3000位村民提供安全飲用水。談到她們的成就，她說：「這只是

我們的一個小勝利。我們希望多出點力來改善生活。我們計畫開闢一個小型農園和建造一些小溫室。我們有信心會成功。」 [76]

我認為這些婦女們充滿希望的笑容，正是SDGs有所進展最有力的佐證。

於聯合國總部舉行的「水行動十年」推出儀式上，十三歲的少女奧特姆·佩爾蒂埃（Autumn Peltier）以民間社會代表的身份致辭。這名加拿大原住民一直積極參與保護水資源與環境的活動。她在會上告訴領導們：「我們都有權利在需要時獲得水。它並非只屬於富裕的人，這是所有人的權利……沒有任何小孩應該在成長過程中不知何謂乾淨的水，何謂自來水。」 [77] 最後，她如此呼籲：「現在正是提起勇氣，互相給予力量，一同守護地球的時候。」 [78]

SGI決心透過上述展覽，鼓勵民間社會採取更廣泛的行動來應對水資源問題，以保護人類和地球。

大學是推進SDGs的中心

最後，我的第五項建議關乎推進世界各大學成為達成SDGs中心的潮流。於2010年推出的聯合國學術影響（United Nations Academic Impact，簡稱UNAI）是一項旨在促進高等院校與聯合國合作，為實現聯合國的目標做出貢獻的倡議，目前有大約140個國家的1300多所學術機構加盟。 [79] UNAI在去年10月宣佈指定17所大學作為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心，它們為各自對應的SDG採取創新行動，是這方面的典範。

其中一所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心是南非的比勒陀利亞大學，致力於推進目標2：「零饑餓」。它設有應對糧食危機與改善營養的研究中心，也和非洲及世界各地的機構合作，幾年來聯合舉辦了關於國際食品安全的會議。它更將SDGs優先納入各院系的課程。

蘇丹的阿法德女子大學被選為推進目標5：「性別平等」的中心。該大學以幫助婦女為自己的社區與國家做出積極貢獻為目標，提供四個專門研究性別相關領域的碩士課程，其中包括性別與發展及性別與和平研究。

英國的德蒙福特大學被選為推進目標16：「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的中心。該大學在一個促進難民與移民福利，幫助他們與當地居民共同生活的聯合國活動中起領導性作用，致力於為年輕難民提供教育機會。它主張維護移民與難民的尊嚴，為此推廣一項口述歷史計畫，將難民的故事存檔，向公眾訴說。

日本大學當中，長岡技術科學大學被選為推進目標9：「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的中心。在三年的任期內，這17所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心將在各自的領域率先推動SDGs的實現。

UNAI負責人拉穆·達莫達蘭說：「學問有益。學生展現成果。兩者結合的效果最顯著的，莫過於大學參與SDGs。」^[80]我完全同意此說法，大學具備的潛力確實無可限量。大學是社會上給人希望、讓人安心的避風港，對造福人類能大有作為。基於這個信念，我呼籲以這17所大學為首，擴展致力於支援實現SDGs的大學網路。

其中一個方法可以是鼓勵世界各地的大學表明它們想著重的SDG，並積極為此努力。UNAI的成員機構可以率先採取這類行動。為了促進有共同目標的大學之間的合作，擴大全球學生的團結，我提議在明年聯合國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際，召開一個世界大學的會議，支持實現SDGs。

聯合國的「青年2030：聯合國青年戰略」呼籲旗下的組織在如七十五周年活動等重大峰會上擴大青年的聲音，並且創造青年定期與秘書長對話的機會。

在這方面，一場世界大學會議能將全球的教師與學生聚集在一起，加速推進SDGs，也能提供機會舉辦秘書長與學生的對話論壇。

身為創價大學創辦人，我努力促進學術交流，並且和世界各大學的校長們就大學的社會使命進行對話。

創價大學與被選為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心之一的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交情悠久。我在與長年任職該大學校長的奧斯卡·J·蘇貝羅夫（Oscar J. Shuberoff）（1944—2010）對話時表示，大學之間的交流定能產生使未來世界更美好的新智慧與價值。從對話與相互理解中，定會創造出新的力量，朝新的理想前進。蘇貝羅夫校長表示同意，並說：「世上的大學都面臨共同的課題，需要合力尋求對策。」^[81]他深信教育工作者應向最困苦的人伸出援手，令我非常感動。

創價大學作為UNAI的一員，從事側重於該倡議十項基本原則中其中五項的活動，即：提倡全球公民意識、促進和平與化解衝突、應對貧困問題、推廣可持續性，以及促進跨文化對話與理解，摒除不寬容的思想。^[82]

此外，創價大學在SDGs於2016年正式生效之際，加入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的難民高等教育項目，在這項協定之下接收難民學生。它也與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以及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簽署協定，進行交流。在課程方面，創價大學

在去年開設了全球公民教育課程，內容著重在與SDGs關聯密切的和平、環境、發展及人權等領域。還有，它積極參與SDGs相關的研究計畫，包括研究如何建設可持續再生形社會。

美國創價大學也努力展開為應對全球挑戰的教育。其課程的一個獨特之處，就是「學習群組」（Learning Cluster）。這是一個進行密集研究的計畫，學生組成小組，探討自己選擇的課題，還能進行實地學習。美國創價大學也為學生提供具體的學習機會，例如造訪聯合國總部。自2014年起，為了紀念聯合國國際非暴力日，它每年召開會議，討論建設和平與非暴力文化。

我於2006年在一篇關於重振聯合國的倡言中呼籲世界的大學與學府積極支持聯合國的工作，以實踐它們的社會使命。我當時如此形容我對未來的設想——學生與大學互相聯結，建立支持聯合國、各個互有關聯的網路，最終縱橫交織於全球。這樣的網路現已在UNAI中擴展至1300所以上的大學。最近UNAI指定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心，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邀請更多大學加盟，讓參與者一面分享彼此的經驗和累積的知識，一面協調活動，建構一個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全球社會。

通過全球公民教育——我們支持聯合國的其中一項核心行動，SGI將繼續積極促進SDGs的達成。至今，SGI舉辦了關於各種全球課題的展覽，其中很多展場在世界各地的大學，包括被指定為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心，位於挪威的卑爾根大學。我堅信大學能匯集解決問題的智慧，是孕育新方法的搖籃。年輕人，尤其是學生，更是能釋放出變革時代的力量。

去年6月，當我與埃斯基維爾博士寫給青年的聯合呼籲文於羅馬的一個新聞發佈會上被發表時，在台上代為接受的是兩名學生代表。隔天就聯合呼籲文舉辦青年大會的會場，也在羅馬的學生區。聯合呼籲文強調通過全球公民教育促進青年自強的重要性，就此提出以下三個重點：

- 一、培養對普遍歷史的共同認識，以免讓悲劇重演；
- 二、了解到地球本是人類的共同家園，不容許任何人因差異而被排除在外；
- 三、促進把政治與經濟轉向為以人為本的方針，磨練實現可持續未來的智慧。^[83]

基於以上三點，SGI決心加強與世界各地的學術機構之間的合作，並通過主辦旨在推廣對SDGs的認識的展覽等活動，持續推進全球公民教育。

羅馬的青年大會於6月6日舉行，當天恰巧也是創價學會第一任會長牧口常三郎的誕辰。創價學會與SGI活動的思想源流來自牧口會長的教育哲學，以下他的一段話正展現出其中心思想：「以明確的目的性為基礎的教育，終將克服全人類的矛盾與懷疑，這也意味著人類永遠的勝利。」^[84]

SGI確信教育無限的可能性，致力於使青年自強，今後我們將繼續努力建設一個人人皆能閃耀著尊嚴的光輝、可持續發展的和平全球社會。

腳注：

- [1] **2018年氣候變化的信號和影響仍在繼續**。世界氣象組織網站。2018年11月29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2] **難民署《全球趨勢報告》：截至2017年底全球有6850萬人流離失所**。聯合國新聞網站。2018年6月19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3] **古特雷斯提出裁軍議程三大關鍵：為保護人類裁軍、為保護生命裁軍、為未來安全裁軍**。聯合國新聞網站。2018年5月24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4] **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日內瓦大學就啟動裁軍議程發表講話**（Remarks at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on the launch of the Disarmament Agenda）。聯合國秘書長網站。2018年5月24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5] **保護我們的共同未來：裁軍議程**（Securing Our Common Future: an Agenda for Disarmament），vii頁。聯合國裁軍事務廳。（引用日期2019-01-26）
- [6] **卡爾·弗里德里希·馮·魏茨澤克。自由的條件：演講 1989-1990**（Bedingungen der Freiheit: Reden 1989-1990）。10頁。
- [7] 同注6，29頁。
- [8] **卡爾·弗里德里希·馮·魏茨澤克。物理、哲學、宗教、政治與和平研究的先驅**（Pioneer of Physics, Philosophy, Religion, Politics and Peace Research）。76頁。
- [9] **卡爾·弗里德里希·馮·魏茨澤克。無保障的和平**（Der ungesicherte Friede）。46頁。
- [10] 同上，49頁。
- [11] 同上，47頁。
- [12] 同上，36頁。
- [13] 同上，51頁。
- [14] **宣言**（The Manifesto）。哥廷根大學網站。（引用日期2019-01-26）
- [15] 同上。（引用日期2019-01-26）
- [16] **戶田城聖。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Declaration Calling for the Abolition of Nuclear Weapons）。戶田城聖網站。（引用日期2019-01-26）
- [17] 同注3。（引用日期2019-01-26）
- [18] **外交會議的決議**（Resolutions of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引用日期2019-01-26）

- [19] 讓·皮克泰。國際人道法的發展與原則 (Development an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1頁。
- [20] 從2019年1月1日起改名為全球傳播部。
- [21] **2018年世界災害報告** (World Disasters Report 2018) ，168頁。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引用日期2019-01-26)
- [22] **2018年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增強氣候抵禦能力，促進糧食安全和營養**，v頁。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網站。2018年9月11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23] 漢斯·范京克爾。**認識危機：解決一切問題的開始，轉換模式** (Knowing Risk: The Beginning of Any Solution, A Paradigm Shift) 。國際醫療風險管理學會網站。2006年6月30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24] 漢斯·范京克爾。**提升人的尊嚴：疏遠、人的尊嚴和責任** (Enhancement of Human Dignity: On Alienation, Human Dignity, and Responsibility)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網站。1999年12月12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25] **全球焦點：烏干達** (Global Focus: Uganda)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網站。(引用日期2019-01-26)
- [26] **樹苗生根發芽，改變了難民在坦桑尼亞的生活**。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駐華代表處網站。2017年12月7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27] 旺加里·馬塔伊。**永不屈服：自傳** (Unbowed: A Memoir) 。293頁。
- [28] **2017年全球趨勢報告：被迫流離失所問題**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7) ，13頁。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引用日期2019-01-26)
- [29] 中村元。**佛陀** (ゴータマ・ブツダ) 。153、155-156頁。
- [30] 同上，156頁。
- [31] 釋恒清。**優婆塞戒經** (The Sutra on Upāsaka Precepts) 。133-134頁。
- [32] **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行動呼籲**，2頁。聯合國新聞部／非政府組織會議。(引用日期2019-01-26)
- [33] **廈門馬拉松與#清潔海洋#攜手邁向零塑膠未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網站。2018年8月31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34] 牧口常三郎。**牧口常三郎全集 (第二卷)** 。399頁。
- [35] 同注4。(引用日期2019-01-26)
- [36] 同注9，34-35頁。
- [37] **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立正安國論，23頁。
- [38] 卡爾·雅斯貝爾斯。**蘇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穌：大哲學家** (Socrates, Buddha, Confucius, Jesus: The Paradigmatic Individuals) 。28頁。
- [39] 卡爾·雅斯貝爾斯。**哲學第二卷** (Philosophy Volume 2) 。179頁。
- [40] 同上，211頁。
- [41] 池田大作、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致世界各地的青年：成為抱持希望與不屈不撓的青年！**。池田大作中文網站。2018年6月5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42] **第2250 (2015) 號決議**，5頁。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引用日期2019-01-26)
- [43] **青年在核裁軍的角色：審視「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計畫** (The Role of Youth in Nuclear Disarmament: Examining the Project, “The People’s Decade for Nuclear Abolition”) ，17頁。國際創價學會。(引用日期2019-01-26)

- [44] **2018年禁止核武器監測報告** (Nuclear Weapons Ban Monitor 2018) ，6頁。挪威人民援助組織。
(引用日期2019-01-26)
- [45] **第九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之友部長級會議** (Ninth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Friends of the 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CTBT)) 。日本外務省網站。2018年9月27日。
(引用日期2019-01-26)
- [46] **構建通往有效核裁軍的橋樑——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2020年審議進程的建議** (Building Bridges to Effective Nuclear Disarmament-Recommendations for the 2020 Review Process for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 ，1頁。日本外務省。(引用日期2019-01-26)
- [47] **加盟城市** (Member Cities) 。和平市長會議網站。2019年1月1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48] **核武器的現代化持續、維持和平人員減少：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表最新年度報告** (Moderniz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Continues; Number of Peacekeepers Declines: New SIPRI Yearbook Out Now)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網站。2018年6月18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49] 卡爾·弗里德里希·馮·魏茨澤克。**政治與和平研究的重要文本** (Major Texts on Politics and Peace Research) 。59頁。
- [50]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1995年審議和延期大會最後文件**，12頁。聯合國裁軍事務廳。
(引用日期2019-01-26)
- [51]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2020年審議大會籌備委員會上北歐國家的總聲明**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2020 NPT Review Conference-General Statement by the Nordic Countries) 。瑞典使館網站。2018年4月22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52]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聯合國裁軍事務廳網站。1968年7月1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53] 同注49，60-61頁。
- [54] **第14次會議的逐字記錄** (Verbatim Record of the 14th Meeting) ，39-40頁。聯合國裁軍事務廳文件圖書館。(引用日期2019-01-26)
- [55] 同注5，55頁。(引用日期2019-01-26)
- [56] 池田大作、凱文·P·克萊門茨。**邁向和平的世紀——民眾的挑戰** (Toward a Century of Peace: A Dialogue on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Peacebuilding) 。141頁。
- [57] **聯合國：禁止殺手機器人需果斷行動——應及時懸崖勒馬** (UN: Decisive Action Needed to Ban Killer Robots-Before It's Too Late) 。國際特赦組織網站。2018年8月27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58] **關於我們** (About Us) 。阻止殺手機器人運動網站。(引用日期2019-01-26)
- [59] **憂慮核武器非人道性後果的宗教界。憂慮核武器非人道性後果的宗教界致2018年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裁軍與國際安全)發表公開聲明** (Public Statement Submitted to the 2018 UN General Assembly First Committee by Faith Communities Concerned about Nuclear Weapons) ，2頁。基督和平國際：國際天主教和平運動網站。2018年10月18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60] 國際創價學會。**SGI致2018年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裁軍與國際安全)發表聲明**。國際創價學會網站。2018年10月17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61] 里夏德·馮·魏茨澤克。**從魏瑪到柏林牆：我在德國的政治生涯** (From Weimar to the Wall: My Life in German Politics) 。190-191頁。
- [62] 同上，65頁。
- [63] **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16頁。聯合國大會。(引用日期2019-01-26)
- [64] **淡水**。聯合國網站。(引用日期2019-01-26)

- [65] **基於自然的水資源解決方案**，2頁。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引用日期2019-01-26）
- [66] 馬哈茂德·塞卡爾。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兼聯合國大會副主席馬哈茂德·塞卡爾閣下代第七十二屆聯合國大會主席米羅斯拉夫·萊恰克閣下在「水資源促進可持續發展」國際行動十年2018-2028開幕式上的聲明（Statement Delivered by H.E. Mr. Mahmoud Saikal,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behalf of H.E. Mr. Miroslav Laják, President of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t Opening of the Launch Ev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Action: Wa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8-2028）。斯洛伐克外交和歐洲事務部網站。2018年3月22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67] **飲用水**。世界衛生組織網站。2018年2月7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68] **享有飲水和衛生設施的人權**，3頁。聯合國大會。（引用日期2019-01-26）
- [69] **十二位世界領導人呼籲加快水行動 通過根本轉變避免災難性後果**。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網站。2018年3月14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70] 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水資源促進可持續發展」國際行動十年2018-2028開幕式上的講話（Remarks at Launch of 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Action “Wa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8-2028）。聯合國秘書長網站。2018年3月22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71] **2018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20頁。聯合國。（引用日期2019-01-26）
- [72] 同注64。（引用日期2019-01-26）
- [73] **2013年日本發展援助官方白皮書**（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hite Paper 2013），49頁。日本外務省。（引用日期2019-01-26）
- [74] **2018年世界風險報告**（WorldRiskReport 2018），48頁。發展援助聯盟、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國際和平法與武裝衝突研究所。（引用日期2019-01-26）
- [75] **「世界水日」：聯合國啟動國際行動十年 克服水資源短缺的挑戰**。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網站。2018年3月22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76] **從自身出發：蘇拉約·米爾佐耶娃**（From where I stand: Surayo Mirzoyeva）。聯合國促進性別平等和增強婦女權能署網站。2016年3月8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77] **加拿大青少年告訴聯合國要提起勇氣去保護水資源**（Canadian Teen Tells UN ‘Warrior Up’ to Protect Water）。加拿大廣播公司新聞網。2018年3月22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78] **加拿大土著在2018年世界水日倡導水的重要**（Indigenous Canadians Speak for Water on World Water Day 2018）。國際水十年聯盟網站。2018年6月18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79] **聯合國學術影響公佈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心首批入選者：對接高等院校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聯合國學術影響網站。2018年10月23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80] 拉梅什·堯拉。**聯合國公佈高等院校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因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心對接**（UN Announces ‘SDG Hubs’ Connecting Universities with 2030 Global Agenda）。深度新聞網站。2018年10月29日。（引用日期2019-01-26）
- [81] 名譽會長與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校長蘇貝羅夫的對話（名譽会長とブエノスアイレス大学のシュベロフ総長との対話）。**聖教新聞**（1990年9月28日），第3版。
- [82] **原則**。聯合國學術影響網站。（引用日期2019-01-26）
- [83] 同注41。（引用日期2019-01-26）
- [84] 牧口常三郎。**牧口常三郎全集（第八卷）**。365頁。